

張中行全集

啓功題籤



北京文學出版社

張中行

張中行全集

第十一卷

◎ 散文集存（上）



北方文藝出版社



张中行先生留影

琉璃厂之为琉璃厂，当然还有阳春白雪，比如书，就也会有宋元版画，也会有文沈，甚至倪黄，但那要送给傅增湘、溥心畲一流人看，一般书生是无缘过目的。

就我的经历说，与琉璃厂的关系，要以1950年以后为一个新的时期。原因有客观的，是店铺少了，货少了，仅存的一些不久变为国营。原因还有主观的，是喜爱的东七东八变为单一，曰法书。卖旧字画，五十年代只剩东琉璃厂中间路北一家，名宝古斋。一般是一个月去两三次看新摆出来的有什么货。推想过于名贵的必不摆出来，幸而其一，我只想得自己觉得有意思的，如国秀小楷，学翁墨迹，不追求常情所谓名贵，如郭板桥、伊秉绶之流；其二，店员中有个张君是我的同乡，秉梓情深，也常拿些不摆出来的给我看。这样，虽然阮囊羞涩，日久天去，所得，我自己觉得还值得看之的，也颇有一些。

想不到运动又来，而且是更大的，红卫英雄勒令要除四旧。据说除了这些，人就可以革新而不修正，就有凌格^引往幸福的人世天堂。已经没有什么考虑^引说的真假，三十六计的上计是烧兼丢弃。究竟送走多少呢？这样的账以不算为是，梁武帝所谓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夫又何憾是也。但是拼说琉璃厂，~~也~~也常引^{过地方}

四庫全書提要

雲林石譜三卷。宋杜誥撰。誥字季揚。號雲林居士。山陰人。宰相衍之孫也。是書登錄石品凡一百一十有六。各具出產之地。採取之法。詳其形狀。色澤。而附其高下。然如繡機之類。並及硯材。浮光之類。並及器用之材。不但譜製山石。玩也。新有紹興癸丑。綱里孔傳序。傳即續白居易六帖者。序中稱誥為杜審之裔。因引甫時水落魚龍夜句。謂長沙湘鄉之山。魚龍化池為石。甫因形容其時。誥作是譜。為能紹其家風。考甫此句見於秦州雜詩。乃由懷北蜀之時。何由得至楚地。且甫之詩。意本非咏石。殊附會。據理。本所宜和石。皆記長岳諸石。有石無說。不知誥作。又附徵關公石譜。皆載石故事。亦不知徵關公為誰。其中列周公諸元道山諸石。則必非誥撰。蓋明周胤。始刻是書時所竄入也。今世舊館書以資考。而所附二體。悉削而不載。又毛晉曾刻是書。併為一卷。又佚去孔傳之序。而文句則無大異。同今亦不到者。蓋其。



《云林石谱》书影

漢高祖

漢書高帝紀贊曰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尚赤協於火德自然之應得天
統矣



刘邦像

目 录

自 序	3
评历史人物的标准问题	5
关于思想的乱谈	27
聚讼礼赞	30
力与理	35
复《文汇报》萧宜	40
寻史迹与寻原因	42
逾闲的胡思乱想	46
道德律的力量	50
颂理想	51
今之三多	52
预知与因果关系	53
考实与虚妄	58
口吐真言	62
小论实虚上下	66
典型与过度	70
深钻与自己的	73
“宁可挨骂”	77
刑上大夫	80

下台后露白·····	83
不修也罢·····	87
仍旧贯如之何? ·····	90
关灯之微·····	93
经济小记·····	96
追送道翁·····	99
萨师傅·····	102
才女靳欣·····	104
雏凤清于老凤声·····	108
由酒家到商周遗址·····	111
伊滨访古·····	115
晋游述感·····	119
通州怀往·····	124
通州履旧·····	135
同访通县张家湾·····	139
大青沟之行·····	143
密云三日追记·····	146
北京琉璃厂的昔年·····	149
洪洞会馆·····	155
青龙湾·····	158
百闻不如一见·····	164
书的私用·····	168
喜得珍本·····	172
换岁诗·····	174
试作砚铭·····	177
奇石共欣赏·····	181

随喜大观园·····	183
关于美人·····	186
牛年说牛·····	190
穷之梦·····	195
不合时宜·····	197
蒲团礼赞·····	205
惟闻钟磬音·····	209
三宿桑下解·····	215
更上一层楼·····	219
春风吹又生·····	223
但目送芳尘去·····	227
去者日以疏·····	231
弃捐勿复道·····	235
北京的痴梦·····	237
留退笔·····	241
城·····	246
桥·····	250
户外的树·····	255
窗·····	259
灯·····	263
镜·····	269
笑·····	275
泪·····	282
蟋 蟀·····	289
天涯芳草·····	293
看旧书小记·····	297

《周作人文选》序·····	299
《中华文化怪杰列传》序·····	306
《华夏历史名人纪念楹联墨粹》序·····	309
《中华老字号史话书系》序·····	313
《梅娘小说散文集》序·····	315
《作文书屋》序·····	319
《品茶斋随笔》序·····	322
《未列入名册》序·····	324
《心源》序·····	327
《傻话集》序·····	329
读《扫叶集》·····	331
《写真集》自序·····	335
《桑榆自语》自序·····	338
《书海浮槎》自序·····	341
《补学集》弁言·····	344
《说书集》自序·····	346
《中国古典诗词名著精赏》序·····	349
《中华美德诗词曲类编》序·····	352
《古汉语杂集》序·····	356
《明清文人清言集》序·····	359
《清流传》序·····	365
《一知半解》序·····	369
《叶圣陶传》序·····	374
《启功先生印象记》序·····	378
《梁树年画集》序·····	381
《琴扶楼诗文选集》序·····	385

《世纪风铃》序·····	388
《品戏斋札记》序·····	392
《楫柿楼读书记》序·····	397
《金台漫笔》序·····	402
《永远的风景树》序·····	405
《吃在西城》序·····	408
《张中行选集》自序·····	410
《张中行小品》自序·····	413
《张中行近作集》自序·····	417
《留梦集》自序·····	420
《观照集》自序·····	423
《月旦集》自序·····	426
《阅微草堂砚谱》再版跋·····	429
《孙玄常选集》跋·····	433
《王微书法作品选》跋·····	439
一种选本的后记·····	443
言意的亲疏种种·····	444
关于“给”的词性·····	463
单句复句的划界问题·····	470
散文的领域·····	494
中国文化的佛教成分点滴·····	499

散筒集存

(上)



自序

编印这样一本杂烩菜式的书，更应该自己在书前写几句，告诉肯翻翻的读者，为什么要来一本杂烩，以及这个杂烩菜是如何配料、如何出锅的。起因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愿意，我随着愿意，从把我的已灾梨枣的作品合印一次，成为“作品集”。不称“全集”，推想原因之主要者是他们想，阎王老爷还没来请，书呆子更是旧习难改，我还会拿笔；我还可以加个次要的，是早年所写，几乎都已灰飞烟灭，仅存的一点点，如《非主谓句》《紧缩句》之类，一般读者必不看，也就不应该再浪费纸张。总之，这只是“作品”而不是“全”。但就说是不求全吧，有些分明是作品，而且，至少主观愿望是一般读者（或一些读者）也会有兴趣看看的，前几卷里没收，缺者应补之，所以作为尾声，就编印这样一本。

所收之作，由时间的角度看可以分为两大类，新近写的和旧日写的。新近，时间的上限大致是1995年年底，换句话说，是1995年之后所作的零篇，还没编入前几卷所收的本本里的。也要定个下限，理由仍是由阎王老爷那里来，活着就难免拿笔，编为集，总不能一再等尚是未知数的明天。下限定为1997年的上半年，所以除了这篇序文是例外，1997年6月30日以后成篇的就不收了。辑上限、下限间的零篇，共得将近百篇，删去少数认为可有可无的，都收了。入集，要给个位置，依“新人从‘门’入”的旧例，排在前面。“前”之中也要有个次序，大致是以文的内容为归类标准，这样排列：议

论,杂感,谈人,谈地,谈杂事,谈私情,散文,谈书。

再说旧日写的。这旧也只是旧到八十年代初,只有《关于‘给’的词性》(1960年)和《单句复句的划界问题》(1957年)是例外。这两篇,以及《言意的亲疏种种》,所以收,理由有私的,是费力较多,难免有珍惜之情;有公的,是可以供关心语言问题的人参考。然后说大多数,也可以分作两类,选文的导读和讲读文言的知识介绍。两类的写作因缘不同,大致说,前者是应书、刊、电台之约,自留地的产物;后者是七十年代末回出版社,参加编辑文言读物的工作,在生产队早出晚归的产物。决定收,理由仍是:私,自信费力不小;公,比如说,学文,尤其文言,看看,比自己摸索也许能省些力。两类的编排,用的是戏剧演出排戏码的原则,先轻后重。大轴的一篇尤其重,今日回顾,收文大大小小整整三百篇(有的几篇合为一题),由海里捞针的选用到解说的评介,时间断断续续用了三四年,古诗说“生年不满百”,想到不少血汗,借这本杂烩之光可以不与草木同腐,心里真是有点既高兴又感伤。

顺着感伤再说几句。这本杂烩的书编成,心也有所想,是“完了”两个字。字两个,涵义却不简单。一种是这本书完了,另一种是这八卷的作品集完了。还有一种,情况不如此清清楚楚,是拿笔的精力是否也随着完了?有些宽厚的读者希望我还能继续写,这使我既感激又振奋,可是就是在颇想吟诵“老骥伏枥”之时,已故的世五大哥常说的“人不服老不成”的声音又在耳边响起来。今后我还能写点什么吗?未然者不可知,也就只能从孔老夫子之后,“畏天命”了。

1997年10月11日于京华之留梦斋

评历史人物的标准问题

我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同事王宏志女士写了一本《洪承畴传》(1991年红旗出版社出版),问世后送我一本,我大致翻翻。因为其中说洪承畴其人以及行事还多有可取,听说颇招来一些非议。非者,不以为然也。也许措辞还不很客气吧?我心里想而未出口,竟也不温文尔雅,是天地间有不少容易事,奉旨(对而无条件之义)骂贼即其一也,盖既不会有闪失,又可以得“我独清”的美名。我同王宏志女士来往不多,以其为“女”也,就推测必退缩,至少是变多言为沉默。想不到又送来一本《洪承畴研究》(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一看方知,受非议之后并未退缩,而是扩大为在福建泉州开“洪承畴在清初的历史作用”的学术讨论会(1996年1月),会后把较重要的论文集为一册,主旨仍是说洪承畴其人未可因其降清而就一言(汉奸)骂倒。文集第一篇是王宏志女士写的《论“贰臣”》(算作代序),其中谈到“气节”问题,说:

儒家的“气节观”是以“忠君”为核心的,这个“君”,不管是无能、无能,天才还是蠢才,甚至荒淫无耻,作为臣下都要绝对忠诚,否则就是大奸不忠。这种气节观是建立在人身依附关系十分牢固的基础上的,君臣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主仆关系。因此,历代君主总要大肆宣扬

忠于主子的气节观。今天来看，这种气节观当然是错误的，是应当批判的。而封建社会的史书几乎完全是按照“忠君”这个道德规范来写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历史观和方法论有了很大的变革。但是，儒家这种传统的气节观，却仍然影响着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特别是不少“贰臣”一类的历史人物，至今仍在受到不加分析的歧视。（8—9页）

这段话两次提到儒家，我以为也需要分析，因为，至少是祖师爷，忠君不是无条件的。孔子说“君君，臣臣”，君要走为君的正路，是有条件。孟子的条件就更鲜明，以致敢说“君为轻”，“闻诛一夫纣矣”。无条件忠君，视忠君为无上美德，是君主权势日增、书生地位日降的结果。那就撇开儒家，专说气节，则王宏志女士所论“于我心有戚戚焉”，因为我之不能成气候，其中也有不重气节一条。辩吗？问题过于复杂，碰巧这几天得闲，想借王宏志女士“引起注意”之光，顺着气节之藤，再犯一次寻根的旧病，摸摸评价的标准问题。

一 泛论标准

先泛泛说说“标准”。何谓标准？标准是有所判断，明举或暗持的“理据”。比如甲向乙说，“鸡蛋又涨价，昨天一斤三块六，今天三块八”，三块六变为三块八是理据，明说了。又如甲向乙说，“丙孤身过日子，病倒在床上，邻居丁天天去送水送饭，真是好人”，判断为好，有理据，却未明说。就理说，任何判断都有对错是非问题，有时说了，未能取信于人，而希望能够取信于人，就